

續金瓶梅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三版

全書二册定價大洋八角

標點者 何 銘

發行者 樊 景 華

印 刷 者 新文化書社

分 發 行 各省各大書局

新式標點

傳雄英女兒讀

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四馬路  
中行

標新點式兒女英雄傳續集目錄

上冊

- |      |          |          |
|------|----------|----------|
| 第一回  | 安龍媒初到鄧家莊 | 鄧老翁指點山林士 |
| 第二回  | 訪隱逸巧逢有才士 | 接家眷喜見夢中人 |
| 第三回  | 安龍媒新接督學印 | 衛方伯細述懸民情 |
| 第四回  | 寫回書指示門生  | 談往事憶及傑士  |
| 第五回  | 九重下詔任賢使能 | 雙子同生添丁衍慶 |
| 第六回  | 欽差曹州下馬   | 強寇山內設謀   |
| 第七回  | 識詐降假意退兵  | 失巢穴潛蹤逃命  |
| 第八回  | 烈女還家蒙恩旌表 | 強盜逃走借友報仇 |
| 第九回  | 良心發見棄邪歸正 | 預防後患設計藏身 |
| 第十回  | 謁禪師指明正路  | 刺欽差妄想癡心  |
| 第十一回 | 惡僧行刺兩地空勞 | 大盜拜師二歐濟美 |

第十二回 暈歸元獻圖定策  
第十三回 四客人除奸奮勇  
第十四回 二歐創業太平濱  
第十五回 破妖法有意捉妖僧

第十六回 空歡喜林內得薰香  
周得勝 店逢凶  
兩女子 揚威  
四將偷渡羊腸谷  
訪潛踪無心遇傑士  
枉勤勞廟中擒巨魁

第十七回 勝轉敗官弁屢失機  
死裏生惡僧兩遇救  
第十八回 欽差審案四遠名揚  
活佛升天一朝事敗  
第十九回 計出萬全藏嬌盡獲  
算失一着首惡潛逃  
第二十回 武備文修欽差馳譽  
先難後易海盜投降  
第二十一回 問迷津三閱仙柬  
懷遠慮同赴鄧州

第二十二回 安欽差鄧家莊聚會  
候頭目太平濱勦身  
第二十三回 侯蒙獻策指陳地理  
田公見子喜遇新人

下冊

第二十四回	聖主施恩赦海寇	慈親恩子染沉疴
第二十五回	救姑疾何玉鳳割股	聞捷報安龍媒赴營
第二十六回	丈夫破敵滅三寇	俠女憐才認高徒
第二十七回	何小姐授徒習武	褚大娘憶舊談心
第二十八回	起大軍武威仍舊武	折獄冤辨又明冤
第二十九回	遇陸賊先鋒屢敗陣	破頭陣夫人初用兵
第三十回	伍氏女被擒得夫	何小姐置酒論帥
第三十一回	再顯威名夫人得勝	連施妙計女將成功
第三十二回	破祕雲岩羣凶授首	得白象嶺首逆潛逃

新式兒女英雄傳續集下冊

第十七回 勝轉敗官弁屢失機 死裏生惡僧兩遇救

話說韓七從廟裏，擒獲鐵頭陀，喜懼之至，扛着出廟。因爲要換衣服，到後邊柳林放下鐵頭陀，打開包袱，將要換衣服，只聽林外有人，大喊一聲，『胆敢偷人每衣物，好狗留着，若不然定要取性命。』原來一床被，裹着鐵頭陀，遠看似包裹，臨近兩眼一來，才能看得明白，及至臨近，忽聽鐵頭陀在裏面嚷道：『老弟快來救我。』韓七一聽鐵頭陀說話，心中着急，因爲薰香，本是鷄鳴五鼓返魂香，天一亮香的氣味，就散盡了，鐵頭陀一醒，就睜眼一看，自己二臂拴牢，連腿被人捆了，又有被擋着，心中着急，想這一次，只怕命死無生，忽然一聲崩嚇，將自己摔在地下，就看見拿他的，認識不出，大約是安欽差，手下之人，此雖不能逃了。誰料那邊，來了兩人一喊，再一看，正是太平演清水寨二寨主歐鵬，帶着頭目侯蒙，他二人來探安欽差的，昨日到了北關，天已二鼓，就住在北關店裏，今日清早，往西關口外，正要尋找承壽寺，走到柳林，就見韓七扛着一件巨物，又類乎包袱，又似乎鋪蓋捲，恰

在清早，猜他是偷來的。歐鵝向侯蒙道：「俗們何不劫下他。」侯蒙點頭，兩個人這才，往裏一蹣。鐵頭陀就聽出歐鵝聲音，故爾高聲喊叫，「吾弟快來救我。」歐鵝與他自打擂聯翼之後，甚是契厚，焉有不救之理。韓七見鐵頭陀已醒，又有人蹣進樹林，他一着急，要拉刀迎上來，不想進來的二人，前邊那個一揚手，一塊石子打來，正在韓七右手背上。韓七嗚呀一聲，一甩腕子，那刀就拉不出來了。眼看那二人，用刀反要剝他。韓七撒腳就跑，歐鵝侯蒙緊緊一追。鐵頭陀喊道：「二位不必追他，先給我解開。」歐鵝向侯蒙道：「你快把鐵頭陀縛解開，我追人。」侯蒙回身，走到石邊，一伸手將被子抖開，拿刀割開繩子。鐵頭陀就站起身來，將膀臂活上了一番，拉着侯蒙，一同出了樹林，往下緊緊一趕，三人併在一處，看看追離不遠。韓七一急，渾身是汗，他急中生巧，脫一隻鞋，向後打來，說：「招寶貝。」直撲歐鵝。把歐鵝倒嚇了一跳，一瞧原來是一隻鞋，哈哈大笑，說：「原來你這小輩，就是這樣能爲，今天你休想逃脫，依我之見，你寨主把你拿住，倒便宜你。」韓七實不能跑了，心中發亂，兩眼發黑，恨不能跑進城去，往前一搶，脚下一滑，噗咚翻身栽倒。後面三人，一陣狂笑，說：「你這小輩，還往那裏跑。」歐鵝往前一蹣，舉刀就要往下刺。只聽有人大喊，「光天化日，胆敢在省城鬧廂殺人，待我來拿你。」說着掄刀把歐鵝擋住。韓七扒起來

來一瞧，是謝標，這才放心，原來謝標，昨日敗了，跑回公館，與顧師爺，大家商議，捉拿鐵頭陀，是日晚間，只有韓七與孫師爺郝金剛未回。

謝標一人清早，欲獨建功，並未約會別人，亦不聽顧師爺調遣，私自出了西門，直奔柳林，走到離林不遠，只見迎面跑着一人，後追着三人。看那前面的像韓七，正要上前相助，不料嘎咚一聲，韓七栽倒在地，後面有人，拉刀要殺。謝標就大嚷着，搶上前去，與他殺起來了。一來一往，不到二十回合，歐鵬武藝比謝標強，只殺得謝標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謝標知不是對手，機腿亂跑。鐵頭陀現在病勢甚重，不能支持，盼着同廟，韓七雖跑乏了，奈因謝標要敗，本因救他，難以獨自先逃，及至謝標跑了，他也跟着跑。歐鵬貢功，又有侯蒙相助，他焉肯不追，回頭對鐵頭陀說：師兄，請先回廟養病，等小弟捉拿他們，於是又趕，侯蒙跟隨，眼看前面，有個小樹林子，謝標韓七一同跑進樹林去了。歐鵬不捨，竟自追進樹林，侯蒙後面喊叫，說：『不可追了。』歐鵬方欲止步，只見林子裏一條弩箭，哧的一聲，射中歐鵬左肩。歐鵬『哎呀！』嘆息倒下。林內跳出一人，舉刀就砍。幸而侯蒙趕到，拿刀架住，二人殺在一处，飛躍近跳，那背絲毫放鬆。此時韓七謝標逃到林內，正愁無人搭救，忽見過來一人，放了一枝弩箭，將頭一個追的射倒。二人大喜，再一看正是郝金剛跟着

孫師爺，由昨日打聽明白，鐵頭陀住處。孫師爺在省年久，在西關找個相好的，同郝金剛住下，商議一夜，打算今日探好，到公館發兵拿捉。未想到半路，救了韓七正舞，上前，謝標要捉拿被弩箭射倒之人，看歐鵬已經扒起，要想過去又怕人家石子利害，孫師爺又打手勢，不叫自己過去，乘勢與謝標向孫師爺只邊來。此時蒙戰得工夫太久，已經後力不加，那歐鵬扒起，他就要想跑走，無奈郝金剛不放鬆一步，只得勉力支持。惟孫師爺同了韓七謝標，說明以上情形，心中有個主意，暗令郝金剛住手。侯蒙見金剛懈怠，就忙往下敗，歐鵬也跟著敗下來，那時鐵頭陀早已先到廟了。孫師爺不叫郝金剛與標韓七等追賊，說：「你們拿不成，反要被他漏網，莫若調齊大眾，圍住他的廟，連和尚一齊拿下，倒是妙策。」三人依了，趕緊同回公館，見了顧朗山，說明以前各節。顧朗山出令，忙傳孫祥安、魏永福、朱善保、徐二等來，教他四人，各帶五十名兵，在四面圍廟，呐喊助威，準在初更齊集。因韓七昨夜鬧了一夜，故留他與謝標保護，顧孫二位師爺，同在公館。到日落前，馮小江、趙鵬、周三郝金剛一齊扎東停當，飽餐戰飯，各拉兵刃，陸續往承壽寺。

且說歐鵬候蒙回廟，鐵頭陀已先上來，只是炳的利害，同見法明，各說「以上情節。」法明吩咐擺酒，大家計議。侯蒙道：「我看此事，决不干休，欽差必來，須早防備為要，恤

那邊頗有能人。法明聽了說：『你快住口，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想那安欽差手下，這些副參遊守，沒有甚麼能人，咱們會過多少英雄，從沒對手，況且這是官軍兵將，都是酒囊飯袋，衣架而已。他若不來，倒是他的造化，他若來一個，我殺一個，方知俺和尚的利害，』侯蒙不敢再說，鐵頭陀道：『師兄雖然武藝高強，我現又病着，只有歐二弟，侯爺齊爺可以拒敵。』俗語云：『好漢架不住人，多還是防備爲是。』齊明道：『我吃完了飯，再去打聽，如有信息，我回來報信。』法明這才不言語了。歐鵬這才向法明代歐鶴致意，又表出特來探望之意，又詢問：『法靜法通，在承福寺的事！』又與鐵頭陀敘別後之情。飯後齊明出去打聽。再說馮卜江等四人，於傍晚時候，到了西關，離承福寺不遠，找了一個小酒鋪，四人進去喝酒。孫祥安已經來了，大家商定，一聲鑼响，就圍住廟，不准放出廟裏人來，趙鵬不放心，叫人在廟外，四圍巡察，恐他們聞風逃脫，誰知齊明得了信，忙回廟報知。依旣鵬叫大家歸清水寨。法明又叫大家往承福寺。始而是法明不服，尙要前去迎敵，繼而是大家爭論，逃往何處？未免耽擱了時刻，天已日落，漫無章程。齊明直催說：『兵馬來了，要圍住廟，就不好了。』法明即忙打扮停當，帶了行李。齊明也打扮了。鐵頭陀只得帶病而行。惟歐鶴侯蒙二人，心中後悔，只好努力向前。只見外面鎗聲，法明在前大喊，殺奔廟外。

，人已圍滿，那裏出得去。趙鵬手執兩柄大鉗，當門擋住，大喊道：「衆兄弟隨我進廟。」馮小江郝金剛一齊答應，馮小江使動單刀，郝金剛舞開雙鞭，齊往裏殺，周三是單刀，也隨後殺進。外頭孫祥安魏永福各統帶五十名兵，在前面圍住。徐二朱晉保現時已保外委，各統帶五、六名兵，在後面守住。歐鵬看勢頭不好，與侯蒙就往後跑。那法明甚是凶狠，尙無懼色，使着一雙戒刀，直奔了趙鵬來廝殺。趙鵬忙把大錐，舉起招架，兩個人殺了十幾個回合，齊明就與鐵頭陀左右夾攻，一擁而上。這邊馮小江郝金剛也上來幫趙鵬，六個人對殺，隨後又來了周三齊明是本領底，鐵頭陀是病着已經敵不過，更兼添上周三，越發不行。又聽得廟中，人聲喧喊，一片聲殺，齊明已經受重傷，法明偷眼再一細找歐鵬侯蒙，俱不見了，就知他二人，不肯出力，自顧性命，由後脫逃了。暗想『今日斷難活命，莫若行個拙計，自刎了罷。』法明一面招架，一面打算主意，忽見後面，哩哩的跳出兩個人來，第一個白面長鬚，精神滿足，第二個紫黑面皮，重眉大目，花白鬍子，年紀都在六旬上下，前面是寶劍，後面是一對雪亮護手鉤，但見他二人舞動刀兵，好似幾團白光，滾滾來去，兩下正在性命交鬥之際，忽然添了二人。趙鵬等一看，並不是自己弟兄，以爲是法明等一黨，誰知法明等更不認識，以爲是官兵，只曉得魂飛天外。不料那二人，直奔趙鵬等殺去。只殺得趙鵬等四人，勉

強招架，漸漸要敗，又見隨後歐鵬侯蒙也跟了來，並聽歐鵬喊道：「法師兄不必驚慌，我的二位，師父來了。」法明三人，此時非常懽喜，見兩個老人，越殺越勇，暗暗稱贊，真好本領，覺得精神一振，遂大叫道：「我等不趁此時殺出，更待何時？」說罷就殺奔前門而來，白面長髯者在前，舞動兩把寶劍開路，大喊道：「讓我者生，擋我者死。」法明等三人，緊緊跟着，魚貫而行，留下黑紫臉老者斷後，猶如幾隻猛虎。趙鵬等便知事情壞了，往外一敗，那一夥就殺出廟門去了。魏永福正督率官兵，在廟外嚴圍，呐喊助威，不料廟內，衝殺出一羣猛虎，把這些官兵，如切葱切蒜的，一般亂殺，只見人羣裏，頭顱飛起飛落。魏永福嚇的不敢迎敵，讓開一條血路，遂使法明等衆人逃出，及至孫祥安趕來，趙鵬等殺出，已經把賊放出去了。大家互相抱怨，馮小江道：「我等帶着官兵，竟被他走脫，如何回見師爺，就是大人不在此，也不好交令。」趙鵬道：「我們不能管殺不過，只好還是追。」大眾只得追了一番，怎奈後來的兩個老者，武藝過高，趙鵬等都不是他的對手，眼看着要犯逃脫了。徐朱二人在廟後，領兵跑來，彼此相見了。徐二道：「我們聽見鑼聲，領兵將廟圍住，不意從後面，殺出兩個老頭子，我二人殺他不過，只得容他，跳牆入廟。」周三道：「若不是他兩個，還不至放走了鐵頭陀，我們四人，已經把鐵頭陀與那和尚，都殺敗了，正要拿擒，誰

想到半空，出來這兩個禍根。」不言大家掃興回公館。

且說法明等，跟着兩個老者脫離了龍潭虎穴，追兵又追了一次，被老者嚇回，大概不敢來了。鐵頭陀便向老者叩頭，並向法明等逐一磕頭道勞。大家還禮。法明便問老者：「二位尊姓？」歐鵬這才過來，給大家引見，原來只兩個老者，就是存地壇教歐鵬歐鶴的師父，白面的叫飛天虎李德芳，紫面的叫海底龍陳德明，二人皆會奇門遁甲，知道二徒弟有難；鐵頭陀與法明等，都不該這次就擒，故來相救，及至救出，二侍就要告別，法明等不肯放，李德芳笑道：「衆位須早早回去，不必客氣，離開這是非地方的好。」歐鵬也苦苦攀留，說明大家，都各自散去。不料又出了一件意外之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欽差審案四遠名揚 活佛升天一朝事敗

話說鐵頭陀屢次踏險，及承壽寺破圍，萬無生理，不料又有兩個老者，前來搭救，大家逃出重圍。歐鵬懇請大家，到清水寨，暫避幾時，大家應了，誰想到又出了意外之事。原來鐵頭陀一時應了，替張七報仇，屢次行刺不成，又是後悔。思念自己羊角嶺病機已伏，想起當日，在南蓮寺享福，何曾受過這般苦楚，又添外感，益發沉重，已是行走不得。大家又恐

官軍調大兵來追，只得留下齊明，陪他找個僻靜小店養病。法明投法靜，歐鵠回清水寨去了。且說安大人破了羊角嶺，擒了張七，拔營起程，班師回省，因顧師爺來信云：『鐵頭陀近日在省城，行刺不成，正在擒拿，恐大人回省，把他驚走，故從緩行。』這一日已離省不遠，顧師爺到來，講說『鐵頭陀待而復失之事。』二人又談了近日公事，安大人道：『賊盜之事，功已得半，至於詞訟之事，只因在外用兵，無暇料理，恐此番，進遞呈者必多，非用心聽斷，使人折服不可。』顧朗山道：『聽訟一節，實不容易。』安大人道：『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有呂刑一書，可作法則，再加通之以情，情之不通，通之以變，變所不通，通之以誠，如此或不至茫無頭緒。』顧朗山道：『空說自易，實作則難，至於上刑適輕下服，卽宥故無大之意，此說可從，下情適重上服，卽刑故無小之意，似不可泥，恐以下罪而服上刑，稍失於濫耳！』安大人點首稱是。二人談至更深，同榻而眠，次早首府來接，備着大轎，旗旛傘扇，又有武官，帶着兵刃邊護持，轍聲振地，喝道喧天，尊嚴無比，威武可觀。安大人到了衙中，進內見了舅太太，珍姑娘也接出來，檢點行裝，在半路上接了無數呈詞，至次日行香，一路攔輿告狀不少。當日晚上，在書房將狀詞，批了十數張。顧朗山自思『東家年少，才能就算好了，只不知聽訟如何？』就把各呈批語一看，俱如老吏斷獄，不覺

杜舌，再看到一紙，是告胞兄逼姦鄰女一呈，批云：「逼姦之有無不可知，兄弟之名義不可絕，律載告欺尊長，雖得實，杖一百，仰濟南府，將原告提案，折責四十板具報，其牽連鄰女，事屬曖昧，消息不行。」又一件係告父妾欺父年老，抵盜家財之呈，批云：「家財乃汝父家財，汝父不禁其抵盜，卽非抵盜矣！本應坐誣，姑念愚民，比照子孫違犯教令律，杖一日，仰首縣折責具報。」又有許多呈子，批語皆無不合，或准或不准，各有見解。朗山看了，心甚佩服，次日安大人坐堂審案。朗山佩服其批呈，尙未見其審案如何？故藏在二堂的暖閣裏暗聽。只見安大人升堂，兩旁衙役，叫先帶第一起，假女懶婚一案。原告周鏡涵是個秀才，被告李治書是個布理問銜，假女是乳母之女。安大人問過口供，喚李治書喝道：「女果不假，便是你親生之女，豈有自認乳母之女，誣證親父，據女婿說：『是因姦資太薄，無有腰婢，遂起疑心，用酒灌醉，盤取出來，這是眞情。』本院如今只問你，『願打願討。』若治生情願受罰，但女兒亦情願改嫁，只求大人開恩，准其另配。」安大人道：「必須你女兒當堂供出，難聽你一面之詞。」當時發出硃籤，立刻喚真女到案，須臾喚至。八百兩銀子，

隨着星堂。安大人問真女道：「可願嫁周秀才？」真女回答：「不願。」安大人道：「你不過嫌這周秀才家貧，恐難度日。如今有八百銀子，也就不算窮了，況他是個秀才，豈無發達之理。怎麼還不願意呢？」真女道：「坐吃山空，八百銀子，有用完之時，他前來我家祝壽，衣衫褴褛，氣得要死，我誓不願嫁他，如今又先娶奶母之女，添一氣塊，怎還肯嫁他，若說這等窮鬼，都會發達。那日頭是要往西方出來。」安人大怒道：「你竟敢這等回擾本院，本院只認是你父親主意，所以喚你當堂質對，誰知竟是你的見識，你嫌他是窮鬼，教你做一苦鬼。」喝聲「拶」便是一拶二十敵，真個叫苦連天，吩咐「帶下去。」又把周鏡涵叫上來問道：「我看假女容貌不俗，不知德性如何。」周生道：「德性也還不錯，是個知禮的人。」安大人點頭道：「娶妻娶德，那真女貌雖好，不是相厚福之人，本院豈不能立押近女，仍爲你妻，但恐他不肯同你，安靜過活，反爲你之慮，你領這八百兩銀子回去，卽以假女爲妻，不必復戀此無情濶賤，從此置些產業，勤儉過活，發憤讀書，一朝發達，叫他父女後悔，方知日頭原有西出之時也。」周生連連叩首泣涕道：「生員若不認真念書，以圖上進，不特爲彼父女料定，亦深負老大人，天地父母之心矣！」含淚而退。朝山在暖閣後，不住點頭。又問了三四起，都問的確當不易，從此遠近傳說，大有龍闡再世之名，顧朝山回到書房，見

「衆幕友，傳說一件，贊美一件，並云：『東家好處，肯自己收呈自批。』」孫靜峯道：「老朽忝佐刑幕，垂二十年，所見東家，有折獄之才者，已經不少。但都在提審時，識微知著，於收呈前後，並不留心體察，不過假手幕友批判，往往以批語已定，膠守成見，雖至審出情偽，與原批矛盾，不免故意遷就，必有因而誤事的。」大家議論一番，因鐵頭陀走脫，雖是來的兩老者，武藝太大，究竟官兵不精，所以懸牌，示期看操，又寄信與田大人，定賞罰之格。石三百斤，三箭中一，十矢隔半，跳躍至七尺，俱合式者賞，有一件不合式者免罰。全不合者罰。賞滿十分，該管官提陞，賞六七分以上，罰三四分以下者，賞功牌，賞罰各半者免參，賞四罰六者，咨部議處，賞三以下，罰七以下者題參，分別降革，後寫着一行云：「若按此格，以行賞罰，恐至有罰無賞，莫如稍貶其格，使人易從，請足下酌之。」田大人回信云：「現在武備懈弛已久，卽按原定賞罰之，使人知懼，而勉成勁旅，庶可以有大功矣。大人切勿從寬云。」是時朝野清平，誠如田大人所云武備懈弛，大約各省情形兵弁甚少，又加以冒吃空糧，甚而十缺其四五。東省因怕安欽差風厲，故急招遊民補足，安大人切實曉諭，加緊操演。各營稍有起色，從此軍容肅，詞訟清，聲名大振。京中烏中堂知道，聖上頒保舉，安老爺來信甚嘉獎。安大人連忙細寫了，稟啓家中，並給老鄉回報，自從回省半月，無日空